

瞿秋白第一次将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在《前锋》上

1923年1月,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到上海,受党中央委托,除了参与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工作之外,还筹办《新青年》和《前锋》两个中央刊物,许多事情都是由瞿秋白一人在操作,包括组稿、编稿、版面设计、校对等,甚至还要跑印刷厂。

《前锋》为中央政治经济类刊物,第1期出版时间为1923年7月1日。其中有毛泽东(笔名“石山”)写的《省究下之湖南》,以湖南现状的调查、研究,来剖析中国现状。这成为瞿秋白与毛泽东在文字上最初的相识:瞿秋白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稿件,第一次将其编入自己主编的刊物中,也是第一次因处理该稿件而引起异议。

毛泽东《省究下之湖南》一文谈及教育问题时,认为“所谓教育就是指学校,湖南办学的人派别最多,略记于下……”其“派别”有十大派,大洋派、高师派、平大派、一师派、东洋派等,对各派作了简评。其中,平大派为“研究系及创造社人物易家铨、罗敦伟、张资平等组织平民大学,俨然一小派。思想在各派中算最杰出”。

此文刊登后,北大学生罗敦伟来信,认为“列敝同人属平大派”不妥,自己和友人创办平民大学不过一年。其次,很不满意自己与同人被列为“研究系及创造社分子”,特别是对于“研究系”深恶痛绝。瞿秋白满足了罗敦伟来信的要求,予以刊登,并在《前锋》第2期“通信”栏目中,以“记者”名义巧妙地作了答复。

他写道:“教育界中的‘异帜’,如果是有志向旧思想旧教育革命,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值得称赞的,只有饭桶学校则真是罪过。平大

毛泽东与瞿秋白:坦诚相见的革命战友(上)

◆ 丁言樵

与研究系无缘,是我们接了你的来信所最喜欢的。”一方面扭转来信中的“罪过”涵义,把矛头一致对准“旧思想旧教育”,提高思想认识的层次;另一方面,则肯定了来信“纠正”的积极意义,表示大家都很高兴,让来信者的心理得到平衡。

毛泽东比瞿秋白大6岁,湖南人,口音浓重,喜欢吃辣椒;江南才子瞿秋白早年贫困交加,常常喝粥度日,与毛泽东一样爱抽烟。五四运动时期,他俩以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同样有着启蒙救国的社会理想和远大抱负,以及独立思考的鲜明个性。他俩相似的外表背后,仍然有着中国传统重“实”思维模式的明显印迹。

这时,他俩思想都处于急剧变化的过渡阶段。毛泽东的变化特点是“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从希圣希贤转向寄希望于群众”。瞿秋白则抛弃了以往“孤寂的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他俩不同程度地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又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如果说毛泽东留在故土探索和研究中国式的俄国革命道路,那么瞿秋白则是赴苏俄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他俩分别在国内和苏俄加入共产党组织,从而开始了既相似又不同的革命实践活动,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俩今后不同的政治命运。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瞿秋白均为中共领导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既有相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有同志之间的信任,他们是坦诚相见的战友,而这一切是从1923年1月开始的。

瞿秋白在“中共三大”上第一次见毛泽东

瞿秋白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穿一件打补丁的湖南蓝布长衫,脚上着一双黑布鞋。瞿秋白则穿着西装,作为归国代表出席会议。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章是在中共二大党章基础上的“第一次修正案”,仍然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5个部分,各个部分内容都作了重要补充和提高。这是瞿秋白与毛泽东首次共同参与起草党的重要文件。中共三大党纲草案则由瞿秋白起草,陈独秀修改。

广州东山春园(新河浦路22—26号)成为新迁移过来的中共中央机构驻地。该楼房下面两层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居住。马林住在三楼,布置得很漂亮,桌



一九二四年毛泽东在上海

上摆放着几支漂亮的鹅毛笔,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张太雷和瞿秋白作为他的助手也住在三楼。邻近春园的恤孤院后街31号一幢两间两层楼房(后被毁)被临时租下。楼下南边一间作为“中共三大”会场,会议室中间摆放着一张西式长桌子,西边放着一列长凳,前后两端是小方凳;北边一间做厨房和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有八九张木板床,晚上点起煤油灯,住着部分大会代表。

6月12日早上,中共三大正式召开,没有开幕式,陈独秀主持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引起代表们的激烈争论。瞿秋白一口气谈了16条意见,以辩证发展的思维赞成国共合作,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生怕被国民党“溶化”等错误意见。此前,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有关文件改写《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一组文章,

并撰写《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等文,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为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才华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赞赏,马林在写给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和达夫谦的报告中高兴地说:“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才作出这个参加国民党的决定。”

毛泽东也赞成国共合作,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中央不应该只看到广州的国民党,而应当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还举例说明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

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瞿秋白也深有感触。他在莫斯科采访时已经注意到俄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发回的通讯报道中多次谈及,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明确指出:“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可是,瞿秋白与毛泽东看待农民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有所不同,瞿秋白时常借鉴俄国革命经验,更多的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从宏观方面考虑。“农家子弟”毛泽东曾作过农村实地考察,对中国农民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因而把农民问题放在急需解决的首要位置上。瞿秋白后来也承认,当初起草中共三大党纲草案时,“自己的严重的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

上海往事碎影

林惠子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书,看了《长发妹》《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等儿童书籍,那些书都是我一本本向人家借来的。还没有看完,人家就来催了,当时想,如果自己家有个书架该多好!里面有很多书,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从那时起,我一直梦想着有一间书房,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奢侈的想法。

在小端家的这个小书架里,我看到都是世界名著,不到几个月,就看完了书架上所有的书,那时我才十五岁。

小端的小哥哥是高中生,身体不好没有下乡。他多才多艺,性格和善,又会弹钢琴。我们插队去了,她哥哥成了我们集体户在上海的联络人。

小端的大哥哥是上海淮剧院的舞台设计,很有艺术天赋,能将一些不起眼的风景拍得很别致;他给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拍过许多照片。他工作很忙,不能经常给我们拍照,于是我们就拿着他们家的照相机自己出去拍,冲洗胶卷、印放照片都是她小哥哥来做,我们当助手,这间小小的阁楼又成了暗室。

高安路上小小的书屋是我人生的智慧起点,作家之梦的开始。几十年来,我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条路很狭窄也很艰难。

在东北的工厂里,住在单身宿舍,星期天或过年、过节,同宿舍姑娘回家或出去玩了,只有我一人待在宿舍。宿舍里没有桌子,我就拿个小凳子坐在床前,一字一字地写着。

当我离开工厂时整理东西,一个木箱里装满了大半箱小说稿,整理成一叠叠稿纸,心想:怎么会写出那么多东西?

写了十几年的短篇小说和新闻,到了四十岁开始想写长篇小说,于是就动笔写了起来。由于自己又积累了许多生活素材,创作时有一股激情和冲动,写起来得心应手,不知不觉几部长篇小说写好了。1994年,出了第一本纪实文学《东京私人档案》,两年后又出了两部长篇小说《樱花恋》和《忏悔梦》。

当我打开厚厚的《樱花恋》,惊讶地想:这是我写的吗?

我没有打草稿,一气呵成。是什么在无形中支配着我?是丰富的阅读经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灵感。

38.乔装打扮

我从冯财务找出的信封里抽出照片,是一张六人合影。冯财务为我介绍,居中坐的是江翁和冒牌金厂长,江的另一边是他女婿,翁婿二人相貌堂堂,颇有老板派头;照片上的金厂长确实不是我认识的金厂长(书记),冒牌金厂长另一边是三叉戟。冯财务和一记头各站两边。看到这里,我明白了一记头被害的原因,他知道,冒牌金厂长是谁。

我凑近细看,觉得江翁身上有个熟悉的影子,特别是那双眼睛,但这个熟人是谁,我一时想不起来:“这张照片借我用一下。”“拿去好了。”冯财务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晚上,江氏翁婿的悲惨命运牵动我的心弦,我行动有些分心走神。

我从五号大门出来,只顾俯冲着头,原路返回。突然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接近。我抬头一看,有个人影朝我跑来。我忙后退到五号门口,靠门站着,等他过来。也许他跑得很快,刹住时有股惯性冲力,跑到了前面。他正要调转身子,我的玩具手枪顶住他的后脑勺:“脸贴着墙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

那人面壁而立,我拜前特警李所赐,对准能一拳击晕的部位,一拳放倒了那人,并瓮声瓮气地自语:“小毛孩,跟我玩,嫩了!”那小毛孩顶多小我一两岁。随后,我从天井的杂物堆抽出几根布条将他捆得结实结实,又把他挂进门环上。

其实,那小毛孩是吴敏派来保护我的,而外面已经把我当杀人嫌疑犯通缉了。那两个门卫说是我杀了一记头,还说先前来的长脚和我很像,后来干脆说成长脚和我就是一人。当时,我手机关着,这一切不可能知道。料想不到,我制服了小毛孩,使我后来的处境更加不妙。对手有了抓到我格杀勿论的理由。

我重回冯财务家,告诉冯财务:“有人盯上我了,前门那个被摆平了,后门恐怕有探子……”冯财务吓了一跳:“那怎么办?你別出去了。”我连忙摆手:“这些家伙冲我而来,即使他们不弄死我,我也不能被他们抓到。我要争取时间找到江氏姐弟,也许解开翁婿案

之谜,林艳红被害案就能迎刃而解。”

窗外倏忽一个豁现闪过,雷声接踵而来,像霹雳在头顶炸开。我对失魂落魄的老人说:“我不走,你也有危险,我必须立刻走。你为我准备一身衣服,一只旧拎包,一把雨伞。”

冯财务这身衣服还算合身,只是鞋子脚管短一点,不过穿在一个“老人”身上,要什么讲究?在换衣服时,我又叮嘱老人:“如果有人找你,你就说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了我。你就不会有危险,让他们来追我灭口好了!只有一件事千万不能说。”“什么事?”“江氏姐弟。只当我没问。因为无论三年前还是今天,两件案子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千千万万。”“我记住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我决不让他们担惊受怕。”

一切就绪,我从他家北窗探出身,朝弄堂口望去,角度不对,有墙角挡住视线,但还是看见了那里面有徘徊的人影,果不其然后弄堂也有暗哨,但总比前弄堂少一些危险系数。

上海石库门房一般都有前后门,后门从灶披间出去。我把换下的风衣、帽子和墨镜塞进冯财务的黑色人造草包,塞得鼓鼓囊囊,拎着,腋下夹着把伞,站到大街转角。镜子里面俨然一个归家老人。冯财务在一边看着,也释然地笑了:“人家认不出你了。”

从后门出去,也只能朝东而行。西面是不能去,那里说不定冷枪等着,东面不知走多远路才能有脱身的岔道,全凭运气了。雨还在下,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我把伞撑得很低,往后挡住脑袋,不让身后的探子瞄准我珍贵的头颅。一间在“逃生之门”的梦里见过的房子出现了,那房子门开了一半。我正犹豫要不要敲门,里面传出老婆婆的声音:“回来了,晚饭还在烧呢……”

她从门缝望见了,我,略显惊讶,正要开口,我推门进去对她说:“阿婆,我有急事,要去弄堂外的马路,你家有后门吗?”她二话没说,带我走进里间,里间恰好有扇带木栅栏的后门。“这门出去,直往对门,穿过对面房子,就是外面马路。”按老婆婆的指点,我不容迟疑地穿过“逃生之门”。岂知,前面又有厄运等着我这个风衣墨镜者。

红账本之谜

项纯丹



腋下夹着把伞,站到大街转角。镜子里面俨然一个归家老人。冯财务在一边看着,也释然地笑了:“人家认不出你了。”

从后门出去,也只能朝东而行。西面是不能去,那里说不定冷枪等着,东面不知走多远路才能有脱身的岔道,全凭运气了。雨还在下,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我把伞撑得很低,往后挡住脑袋,不让身后的探子瞄准我珍贵的头颅。一间在“逃生之门”的梦里见过的房子出现了,那房子门开了一半。我正犹豫要不要敲门,里面传出老婆婆的声音:“回来了,晚饭还在烧呢……”

她从门缝望见了,我,略显惊讶,正要开口,我推门进去对她说:“阿婆,我有急事,要去弄堂外的马路,你家有后门吗?”她二话没说,带我走进里间,里间恰好有扇带木栅栏的后门。“这门出去,直往对门,穿过对面房子,就是外面马路。”按老婆婆的指点,我不容迟疑地穿过“逃生之门”。岂知,前面又有厄运等着我这个风衣墨镜者。